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 | 谷埔文化復興及復育項目

《村越——文化連繫鄉村、城市、地域》

NO. 8

第八期
7. 2025

谷 報

K
U
K

P
O
S
T

第八期主題：鄉村鄰居

《台灣鄉村的復興：從工業化農業走向生活實踐的多樣風貌》

《最後的船影：「棺材發」陳德發的海上歲月》

《沙頭角的和平飯店：英軍與偷渡者的酒吧》

《半世紀的工作假期》

公眾投稿：試析《創修荔枝窩村直達東和墟大路小序》碑

《啟才學堂2025》精選回顧

村民投稿：《宋關仁作品》



查看更多的資訊

@kukpogettogether

出版機構

**POLYU
DES'GN**

資助


鄉郊保育資助計劃
Countryside Conservation Fund Scheme



鄉郊保育辦公室
Countryside
Conservation
Office



這麼近的鄉村鄰居

「今日鄉村復興的意義，不只是鄉村自身的復興，
更是都市與鄉村關係重塑的契機。」

楊文全，宜蘭「倆佰甲」友善耕作小農社群創辦人

慶春約、沙田九約、大埔七約...

昔日村落的同盟保護鄉村免受外人入侵，組成聯盟，過去，鄉村與墟市經濟自給自足。今天，盟約變成另一種關係。

我們新的主題是村越，目的是連繫，我們以谷埔為起點，連繫附近村落，包括：榕樹凹、鴨洲等村。新一期，我們記下他們的故事，榕樹凹村和香香，鴨洲和發叔。香香的故事《沙頭角的和平飯店：英軍與偷渡者的酒吧》，記下榕樹凹村的難忘往事。村內曾經有英軍軍營，香香經營曾經是村內唯一的酒吧Tolo Drink House，她分享跟軍人相處的點滴，蘇格蘭士兵為她的婚禮演奏，而同時也有榕樹凹村民拯救當時水深火熱的同胞。

特別的時代，善良的村民。

鴨洲的發叔，《最後的船影：「棺材發」陳德發的海上歲月》冷眼看透世界，半世紀的船伕生涯，船隻穿梭沙頭角的不同村莊，見證世事變遷。沙頭角海，船是的士、救護車、結婚禮車，也是黑箱車，生、死、哀、樂，他——看在眼內。半世紀前的鄉村交流，不單是物資和服務，也有人力資源。

今天浪漫的工作假期，昔日卻是為了生存的打工求生。大半世紀前，葉天生在《半世紀的工作假期》中，細述因失學從馬尾下村來到谷埔，學習農務的日子。事隔六十多年，一切歷歷在目。他寄居在谷埔的何氏大宅，學會種田、紮作、放牛等務農技巧，雖早已忘記這些技藝，卻留下快樂的回憶。

有人就有路，「村越」主題探索鄉村山路的故事。讀者Jackson與Suzume的投稿試析《創修荔枝窩村直達東和墟大路小序》碑，翻開近百年前鄉村山路的故事，當日建路的資金從何而來？

我們無法回到自給自足的鄉村關係，但過去故事，為未來累積文化資本，歷史成為鄉村的獨特特點，給城市人的賣點。

鄉村跨越地域，除了本地經驗，我們也帶來台灣的案例，他們早於1980年代已認識農村的問題。今天，累積40多年的經驗，製造當地池上米等著名品牌，就連本地超市仍可找到。

我們邀請宜蘭的楊文全分享台灣的鄉村經濟故事，以宜蘭縣深溝村的成功案例，帶來新視野：鄉村不只是新產業與經濟模式的探索，也是生活的反思。作者楊文全，曾任宜蘭縣的農業處處長，他身體力行，於當地創立小農，實踐和探索「如何生活」。

我們重新編寫城市和鄉村的關係，年輕人與長者回到土地，不是脫離城市，而是補足城市的缺失。

鄉村重寫半世紀前的「村約」關係，不再是自給自足，而是村與村互相補足，創造另類生活。今天，村與村，不再因為抵禦外敵結成聯盟，反而，取長補短，有的擅長農業，有的擁有一些歷史建築，吸引村民回流，讓年輕人有機會謀生，旅客亦願長留此地。

發掘村與村的獨特性，尋找鄉與鄉的文化和故事，重新連結，這麼近，不那麼遠的村落。

袁智仁

3/7/2025





《台灣鄉村的復興：從工業化農業走向生活實踐的多樣風貌》

作者：楊文全

一、從糧食生產到鄉村凋敝

工業化農業的歷史背景

回望台灣鄉村的發展歷程，1960年代是一個關鍵的轉捩點。隨著社會人口快速成長與都市化進程推進，政府積極推動農業工業化政策，試圖透過引進現代農機、普及化學肥料與農藥的使用，以及推動農業生產體系的標準化與集中化，有效提升糧食生產效率，以滿足龐大的內需市場。

這波農業工業化的確在短時間內大幅提升了台灣的糧食安全與農產品供應能力，並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且效率導向的農業體系。稻米與各種經濟作物出現前所未有的大量生產，農民收入也因此穩定成長，這個時期可以說是台灣農村的黃金年代。同時，由於農業的工業化不再需要大量勞動力的投入，也使得台灣農村得以釋出多餘的勞動力，成為城市工商業發展重要的勞動力來源。

然而，這種單一化、資本密集型的農業發展模式，長期下來卻為鄉村發展帶來了結構性的隱憂。隨著工業化腳步的持續推進，原本支撐農村經濟的農業人口仍持續大量外移，尋求城市中的就業與教育機會。**留在鄉村的多為高齡者與少數堅持者，導致鄉村人口迅速老化，生產結構過度依賴單一作物，農地利用效率降低，農村生活品質惡化**，最終使台灣許多鄉村陷入停滯甚至衰退。

人口流失甚至反過來衝擊了工業化農業本身。儘管規模經營與機械化操作提升了生產效率，農業仍需依賴一定程度的勞動力。然而，隨著勞動人口減少，許多農場與農企業逐漸面臨人力短缺的困境。

儘管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政府開始推動農業智慧化，積極引進溫室物聯網、自動灌溉系統、數據分析等新技術，試圖藉由智慧設施降低對人力的依賴。但是，智慧化改革在提升生產力的同時，只是進一步加速了農村社會的瓦解。**機械設備取代了原本有限的人力，使鄉村僅存的就業機會進一步流失，社會性與共同體基礎日漸削弱。**

在這一條工業化農業進一步追求科技化、智慧化的不歸路上，我們看到的是，台灣鄉村的年輕人口持續外流，這已經導致許多農村面臨著廢村的命運。

復興的契機

有幸的是，進入21世紀後，台灣的鄉村在另外的發展模式上，逐漸展現出復興的契機與活力。這場復興運動，並非單一政策或市場機制自發的結果，而是來自政府、地方社群與新世代公民在不同層面共同參與下的集體努力。

整體而言，台灣鄉村的復興可大致區分為兩條主要路徑：一是「產業多樣化」，二是「農村生活化」。兩者彼此交織、互為促進，共同為今日鄉村的多元樣貌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這樣的轉變，也為年輕人創造了回流鄉村的機會。他們不再只是回到工業化農業生產的舊模式中，而是以新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重新定義鄉村的的可能性。

01

宜蘭縣深溝的採蓮藕體驗，讓參與者可親手挖掘蓮藕

楊文全簡介



宜蘭「倆佰甲」友善耕作小農社群創辦人。

二、鄉村復興的兩條主要路徑：產業多樣化與農村生活化

產業多樣化：從單一農業到多元經濟活動

傳統農業的轉型升級

過去以稻米、蔬果為主的單一生產結構，逐漸走向農產品的精緻化與品牌化，如有機農業、小農直售、地區品牌建構等，讓農業本身具備更高的附加價值與市場競爭力。台灣東部的池上鄉，以嚴格的品質管制，發展出專屬池上鄉的「池上米」品牌，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跨域結合的新興產業

鄉村地區不再只是糧食生產基地，也發展出各種跨領域的產業，如農村旅遊、手工藝、地方餐飲、文化策展、民宿經營等。這些活動打破了農業與城市服務業之間的界線，使鄉村成為新的生活提案地。這樣的發展模式，遍佈台灣各地鄉村，不過，台灣東部地區以其低度工業化，較無污染的自然環境優勢，又特別吸引遊客前進觀光、體驗。

地方創生政策的推動

自2019年開始，受日本地方創生概念影響，台灣政府也開始透過補助與計畫支持鄉村多樣產業的發展，企圖由此鼓勵地方自主發展特色產業，吸引年輕世代投入。例如：透過多元徵案、設立青年培力工作站、活化公有空間、成立分區輔導中心等策略，的確也支持了不少年輕人，無論是返鄉或進鄉，在台灣各地鄉村帶動多元化的產業發展。

產業多元化在引入人口上的有限

在台灣的地方創生與鄉村復興實踐中，「產業多元化」常被視為吸引人口回流與留鄉的主要手段。透過農業精緻化、品牌化，或結合旅遊、餐飲、文創、手作等跨域產業，鄉村地區的確出現一波返鄉青年、創業團隊的進駐熱潮。然而，這種以「產業機會」為誘因的人口引入策略，也逐漸顯現其侷限性。

首先，多數產業型地方創生案例仍屬於小規模、專案型發展，對外來人口的吸納力有限，且多聚焦於少數具備資源與文化資本的年輕創業者，難以大規模承接一般家庭、長期居住者或非創業導向者的生活需求。此外，鄉村的基礎設施、教育醫療、就業選項等生活條件，若未同步改善，僅靠產業熱點仍難形成穩定的人口承載環境。換言之，產業多元化雖能為鄉村帶來短期人氣與商機，卻未必能轉化為長期生活的人口定居動能。

相對地，若將焦點從「產業引人口」轉向「生活帶人口」，則可能開啟另一條鄉村復興的路徑。所謂「農村生活化」的轉向，不再僅僅以經濟效益與創業機會為核心，而是強調鄉村作為一種可欲的生活方式與價值選擇：節奏緩慢、環境友善、社群親密、生活自主。當鄉村被重新建構為一個可以實踐關係生活、自我成長與多樣生命形式的空間，它吸引的不只是創業者，而是尋找「怎麼活」的人。這類人口進駐者可能包括遠距工作者、自學家庭、退休族群、尋求生活轉向的都會中年，也包含願意從行動中重新建構人生的年輕人。

因此，與其說產業是吸引人口的唯一鑰匙，不如說，**產業發展只是入口，而真正決定人口是否留下的，是一個地方能否支持「生活的可能性」**——這包括多元的居住型態、日常的支持網絡、共同學習與行動的社群氛圍。當鄉村被活成一種值得嚮往的生活提案，它就不再只是經濟轉型的對象，而是生命重構的場域。如此的鄉村復興，不僅引人進來，更能讓人留下。

02

caption: 池上的伯朗大道
攝：Chen Liang Dao 陳良道



DAO-77766

idis.dao@msa.hinet.net

農村生活化：從生產基地到生活實驗場

生活價值的重新定義

鄉村不再只是糧食生產的空間，而被重新想像為可以實踐理想生活的場域。慢活、有機、環境友善、社群共生等理念，成為許多年輕人選擇回鄉的重要動力。

新型態的社群組織

許多返鄉青年與自發社群興起，共同經營共享空間、食農教育、社區藝術、地方學習計畫等，讓農村成為一個開放且充滿實驗精神的生活場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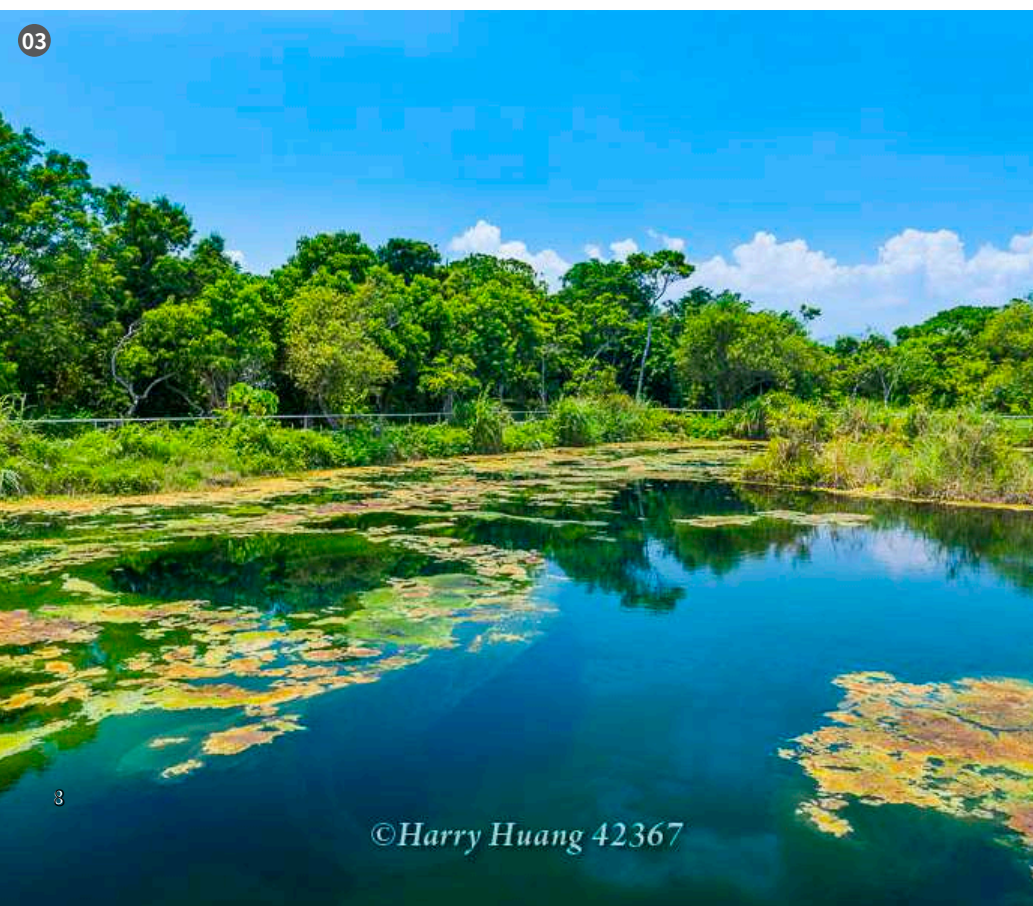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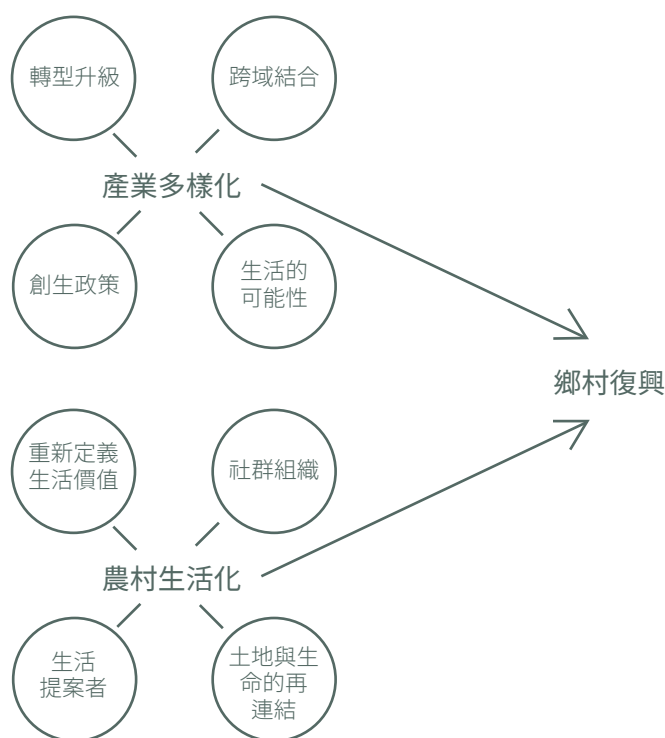
從生產者到生活提案者

新一代農民與地方創業者，常同時是生產者、創作者與社群經營者。他們不只種田或經營農場，也策劃市集、舉辦展覽、發起地方節慶，讓農村生活充滿文化吸引力與自主性。

土地與生命的再連結

農村復興的核心之一，是透過友善耕作、自然建築、手工製作等方式，重新建立人與土地、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之間的深刻連結，回應工業化時代下被切割的生命經驗。

產業多樣化與農村生活化雙軌並進，使台灣鄉村不僅在經濟層面逐漸活化，更在文化與生活層面展現出嶄新的可能性。而這場集體努力，也正打開年輕世代重新想像未來、重新定義生命與工作的空間。



三、深溝：生活實驗的聚集地

深溝原是一個典型的水稻農村，長年以稻作生產為主，世代耕作維生。然而，隨著1990年代台灣農業全面衰退，加上青年人口大量外流，深溝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農地閒置、人口高齡化與地方活力流失的困境。大片肥沃的水田逐漸荒廢，村落的公共生活亦日漸寂寥。

直到2013年左右，一場悄然展開的變化在深溝萌芽。一群對農村生活充滿想像與渴望的都市年輕人陸續進駐。他們帶著在城市累積的專業經驗，同時懷抱著對不同生活型態的探索心情，共同實踐著一種「半農半X」的生活模式：一方面投身水稻的友善環境耕作，在與自然的互動中重新思考著生命的意義；一方面持續從事設計、烘焙、出版、教育、社會運動...等等熟悉的領域，追求著自己的夢想。

這種「一隻腳踏在田裡，一隻腳留在世界」的生活態度，使得深溝的發展與一般以單一產業重建的鄉村發展模式截然不同。這裡不是在大型規劃案下建構的「再生村」，**而是由個人選擇與生活實踐自發堆疊而成的地方共同體。**

在深溝，生活實驗如同春天的稻田，不斷萌發、蔓延、交織成網。這裡不只是生產稻米的地方，更是一個讓人勇於嘗試、重新定義生活方式的開放場域。有人開辦了移居課程「慢島學堂」，設計出一整套引導都市青年走入鄉村的生活體驗與學習路徑，從農耕實作到生活節奏的調整，讓「進鄉」成為一種有意識的選擇與轉向。也有人發起了「一坪地主計畫」，透過象徵性的土地認養制度，邀請城市消費者參與農地守

護與友善耕作，讓農地的價值不再只是市場產出，而是承載了城鄉連結與環境倫理的公共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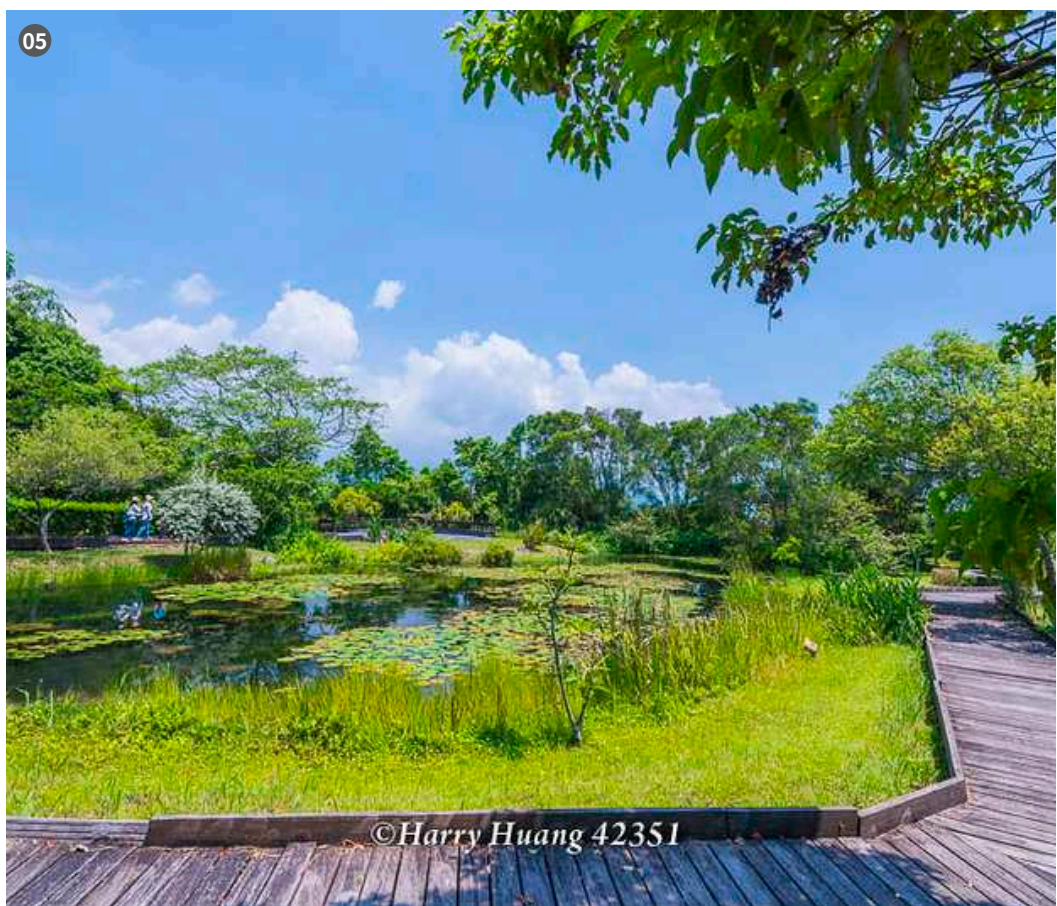
此外，一群對發酵文化充滿興趣的青年農夫與生活者，組成了「酵哈哈實驗室」，開啟一場關於自釀酒的集體探索。他們以自家無農藥稻米為原料，在不同季節釀造出不同風味的酒。這不僅是一場技術實驗，更是一種生活風格的提案——他們在每週的聚會中分享釀酒心得、交換風味、討論酒器與飲食文化，逐漸發展出一個以自釀為核心，連結小農、手作、味覺與生活美學的社群空間。

深溝的可貴之處，不在於任何單一成果的規模或輸出價值，而在於那些看似瑣碎而分散的實踐背後，所凝聚出的生活能動性與集體創造力。人們在這裡不只是做事，更是在彼此的陪伴與對話中，一起學著如何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樣貌。這些行動者有一個共通特點：他們並非以外部的指導者視角介入，而是以生活者的身分、以生命的實際需求為出發點，從日常耕作、集體聚會到節慶籌辦與互助協作，緩慢地從土地與聚落中生長出一套嶄新的生活模式。

這樣的模式，並非朝向單一答案的社會藍圖，而是容納多元想像與多樣實踐的生活共同體。在這裡，鄉村不再只是都市退場的邊緣地帶，而是一個可以重新思考「如何生活」、重新想像未來社會樣貌的生命實驗場。深溝的經驗提醒我們，真正的鄉村復興，不是靠外來資本與政策的快速輸入，而是靠一群以自身生命為起點的人們，透過與土地、勞動、社群與文化的重新連結，慢慢走出屬於自己、也屬於這片土地的生活道路。

03 04 05

台灣的鄉村復興案例之一，
深溝水源生態園區
攝：黃基峰



05

©Harry Huang 42351

ang 42347a

四、都市與鄉村的新關係

深溝的經驗，也讓我們看到台灣鄉村復興背後更深遠的變化——都市與鄉村之間，正在重新建立一種不同於過去的新型關係。

長期以來，都市與鄉村常被視為對立的空間：都市代表現代化與機會，鄉村則象徵落後與停滯。人口外流、資源集中、文化斷裂，構成了都市優勢與鄉村邊緣化的基本格局。然而，在近十年的實踐中，這種二元對立正在逐漸鬆動。

首先，**新的流動關係**正在形成。越來越多年輕人不再將都市視為唯一選項。他們在城市累積專業與網絡後，主動選擇進入鄉村，帶著都市經驗與鄉村資源，形塑出跨域移動的生活方式。

其次，**新的互惠模式**也在發展。像「一坪地主計畫」這類行動，打破了都市消費者與鄉村生產者之間單向的買賣關係，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參與式、支持式的連結。都市居民透過認養土地、參與農務，成為鄉村生活的一部分，而鄉村則因此獲得新的資源與活力。

此外，**知識與文化的交流**也日益頻繁。透過共學校園、地方藝術節、農村市集、手作課程等，都市人以學習者、創作者的身分參與地方文化的再生，形成雙向交流、互為滋養的新局面。

這樣的變化，也讓我們重新思考何謂「地方」：不再是被動等待救援的空間，而是可以透過人的行動與關係重新生成的生命場域。而都市，也不再是自足封閉的中心，而需與多樣化的地方不斷連結，才能維持活力與創造力。

因此，台灣今日鄉村復興的意義，不只是鄉村自身的復興，更是都市與鄉村關係重塑的契機。未來的社會，不會由少數巨大的中心撐起，而將是由無數生動多樣、彼此連結的小地方共同織成的一張生命網絡。在這張網絡中，每一個選擇回到土地、回到社群、重新想像生活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書寫著都市與鄉村新的故事。



06

春耕

07

慢島學堂課程



五、從鄉村復興走向價值重構

台灣鄉村的復興，不僅是產業的轉型或人口的回流，更深刻地，是關於價值的重新排序。

在過去數十年，以經濟效率為主軸的現代化進程，長期壓抑與忽視了鄉村的多元價值。鄉村被視為糧食供應地與勞動力輸出地，而非完整生活的場域。然而，當新一代的人選擇進入鄉村，他們帶來的不只是勞動力，更帶來了對「如何生活」的根本探索。

這場探索，使鄉村不再只是提供食物的地方，而成為可以培養品味、鍛鍊身體、深化人際關係、實踐生活理念的舞台。產業與生活不再分離，而是彼此交織，形成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既不完全仰賴城市價值邏輯，也不排拒技術與創新，而是以生活為核心，重建土地與人的關係。

展望未來，台灣的鄉村仍將面臨高齡化持續加劇、土地資本壓力、政策與地方落差等挑戰。然而，只要我們持續支持這些真實的生活實踐，讓更多人能用自己的方式回應土地、連結地方、創造價值，那麼，鄉村的復興將不只是政策目標或文化口號，而是真實發生於日常生活中的生命現場。

在這條路上，每一個願意重新想像生活的人，都是開拓者；每一個願意在地方深耕的人，都是未來世界的共同建築者。

編按：作者介紹——楊文全

宜蘭「倆佰甲」友善耕作小農社群創辦人

楊文全曾擔任宜蘭縣農業處處長，原來長期就在替宜蘭農村做規劃，但做到後來，楊文全覺得整個宜蘭都應該友善耕作。但是對老農來說，每塊田都像自己孩子，哪能說租就租、說賣就賣。於是楊文全有了「倆佰甲」的新想法，他先和地主租下土地，再慢慢轉租給有意願的新農。

「倆佰甲」主要是透過「集體的力量」，給予懷抱農村夢的人，除了硬體上的支援、還有心靈上的支持。截至目前為止，已經協助35戶以上新手農夫，並且持續擴大，並嘗試新農村型態。在倆佰甲中，看不到市儈，更多的是在這片農地裡，人與人互相扶助的情懷。

從公僕到親自捲起褲管下田去，楊文全讓更多人知道，農村不只是農村，還有更多的文化、教育及社會意義。雖然換了一個場域，但是那股愛鄉愛土的熱情，是永遠不會變的。



08

深溝小農陣頭參與宜蘭在地廟會活動

09

筊白筍採收體驗

08



09



《最後的船影：「棺材發」陳德發的海上歲月》 作者：黃碩政

風浪裡揸船仔 鴨洲船伕的前世今生

陳德發，人稱「棺材發」，是谷埔村和周邊村落的船伕。一條船，陪着他近60年，穿梭沙頭角海，印洲塘的大小村落，荔枝窩、谷埔、鴨洲...，見盡村落興衰，經歷黑白紅事。他的船，做過學生艇，每天如校巴司機，從鄉村載着莘莘學子到沙頭角上學，也載過屍體，見證海難家屬，失去親人的哀傷，也當過新娘艇，為谷埔最後一次村內婚禮——楊玉峰村長的大婚——接送新娘。

今年他七十多歲，8年前正式退休，結束了半世紀的海上生涯，回到鴨洲安渡晚年。「棺材發」的綽號聽來駭人，但其實那只是源自他在水上處理白事的經驗。村民順口一叫，便叫了數十年。**「人哋叫慣咗，就得佢啦，做得呢行，都唔怕呢啲。」**船長對此並不介意，甚至覺得有點親切。



10

鴨洲的著名景點「鴨眼」



11

鴨洲的房屋，由美國僑胞興建，最多有千人居住，現只有3人長住



陳德發(發叔)從1962年開始開船。當時村民多半依靠捕魚謀生，但那年漁業的收入不穩，難以維持一家溫飽。於是，他便轉做「車人」，用船接載往返沙頭角與各村落的村民。**「五毫子一個，來回一班船，一日都有二十蚊。」**收入相對穩定之餘，更重要的是自由。當時包船從沙頭角到鹿頸也只需兩元，街渡四至五毫就已足夠。這份職業雖然辛苦，但與遠赴英國打工的收入相若，這讓他選擇留在香港，而非像村內許多男丁那樣移民。

他笑說自己算是幸運的一批，初做船伕時已可用機動船，不用人手搖槳。1962年的颱風溫黛重創新界，鹿頸至南涌的道路需兩年時間修復。政府只提供金錢資助，修路的工作全靠村民親自動手。那時發叔義務接送村民，維持鄉郊交通。這條臨時航線，他風雨無阻地經營了兩年。



12

12

鴨洲的魚排

13 14

1980年代谷埔街渡及碼頭
(照片來源：gwulocom_atom_41145)



13



14

船仔走過的日與夜 載人載貨的苦樂

船伕的工作不只要接載村民，還要照料他們的生活。從送新娘、接送病人、搬運貨物，到白事抬棺、打醮載戲箱，都在他的工作範圍內。發叔說，最熱鬧的時候，每天能接送達數十人到沙頭角，女的外出買餸，男的去打麻雀。偶爾，他還要幫忙處理村裡的喜慶或喪事。結婚的時候會抬轎，舞麒麟時麒麟會一同上船。直到七十年代，這個傳統才開始淡去。

他載過最熱鬧的一次，是80年代初宋湘如在谷埔慶祝宴會。宋先生出身於谷埔，後來移居英國，成為第一位獲英國任命為太平紳士的華人。回鄉時，他擺了二十圍酒，大埔理民官和英軍也到場祝賀，還請了上水聯和墟的廚師來村裡煮飯，當時亦有不少傳媒報導(見谷報第五期宋湘如的訪問《改造谷埔的人》)。所有人與物，全靠發叔陳德發的船一趟趟地接送。



15

15

麒麟在谷埔碼頭迎接新人
(照片由何瑞庭提供)



谷報第五期宋湘如的訪問
《改造谷埔的人》



除了喜事，他也曾處理無數白事。最難忘的是六十年代牛屎湖村的翻船事件。四人在事件中遇溺，其中一人的屍體在船上，另外三人失蹤。當時有人出價每具屍體二百元，他與父親及好友一同出海搜尋，花了一天時間，最終成功尋回三具遺體。那時當水泥工人的時薪還不足兩元，他當天就分到了四百元。那次之後，要開船就必須考取執照，鄉事委員會的人曾替他「補習」，協助他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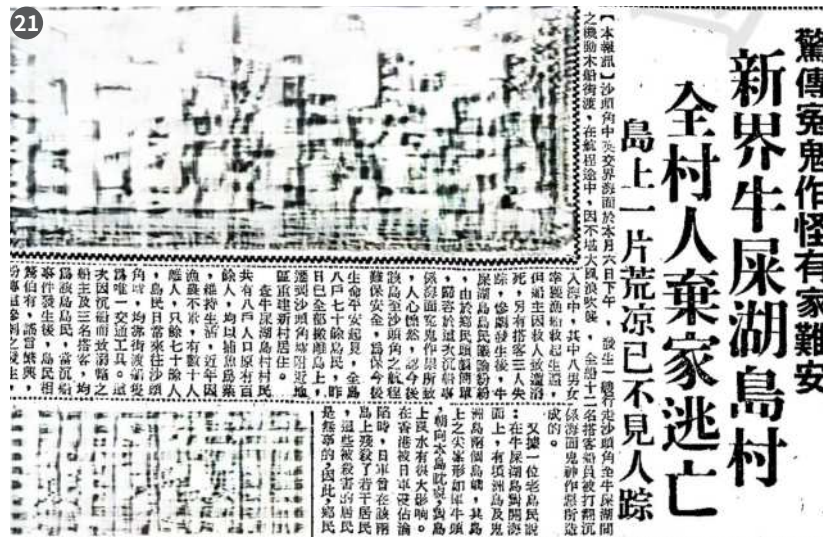
到了後期，他轉為營運食環署的垃圾船，負責運送荔枝窩、三桠村、谷埔至沙頭角之間的垃圾。每日收入約兩千元，但比起早年直接將船靠岸，如今要靠小艇接駁，麻煩得多。加上不少客家婦女不諳水性，乘船更見危險。

16 17 18 19

1983年宋湘如在谷埔設宴
(照片由宋煌貴提供)

20 21

1965年牛屎湖村翻船事件
(資料來源：工商晚報，
1965-03-23)



碼頭靜了，海還記得——一位船伕眼中的村落變遷

六、七十年代是谷埔最繁盛的時候。很多村民在移居英國後，都會匯款回鄉，讓妻兒興建村屋。發叔的船便常常運送水泥、建材，有時還要幫忙載貨和卸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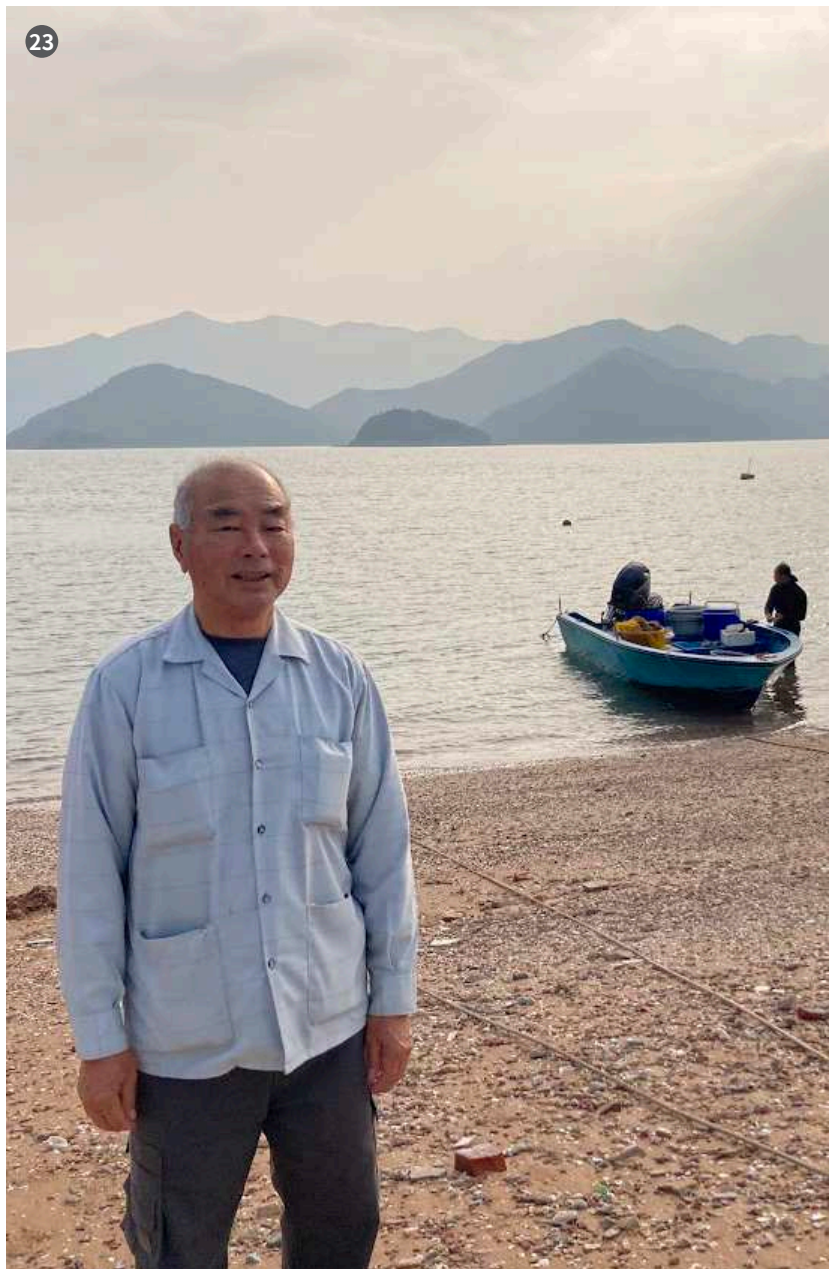
「搬一包水泥，五毫子，包埋落船上岸。」那時村中的何氏家族經營豬隻販賣，他們會聘船將豬運送到沙頭角，再由肉台接收，每運送數頭豬，也能帶來「十蚊八蚊」的收入。有村民種水果、種木瓜，收成後乘搭他的船到墟市販賣，也有村民將米送到沙頭角的碾米廠加工。

他仍記得那些年的種種場面——居於鴨洲的學生乘搭他的船，到沙頭角的中學上課。荔枝窩尚未通電話的年代，村民會搖船過海找他，再請他開船接送重病長者出村看醫生。他也記得那些白事時分，棺材和亡者一同上船，送回村中下葬。還有打醮的熱鬧場景，那是生意最好的時候，一船就算能裝六千公斤貨物，也要動用四隻船來載戲箱、神像和花牌。

他的船運送過準備出殯的棺材，也曾有婦女在他的船上分娩，而這些日子都已過去。村民愈來愈少，搭船的人不多。收入難以維持，而但僱用人手的支出日益上漲，最終，谷埔的街渡服務正式取消。那些船聲、人聲、笑聲，如今都靜了下來，但他仍然記得。

想起半世紀前的熱鬧，發叔獨愛大海的寧靜，一生與海相隨。暮年，靜靜坐在鴨洲，享受印洲塘風光。印洲塘，英文名是「Double Haven」，即是雙重的避風港，大海和村落，就是他最適舒的避風港。

過去，印洲塘的內海，如紐帶，連繫各條客家的村落，串連婚嫁、宴會、打醮、墟市農產品買賣。隨着人口外移，經濟關係不復再見。今日，村與村的感情猶在，美景依然，村與海譜寫另一個故事，用旅遊、文化和歷史，繼續述說昔日的生活，未來的願境。



22

1970-1980年代，放滿豬隻的船 (照片來源：Courtesy of Ho Sau; Also published in Ho Sau. 2006. Age to Reflection: Photos and Poems by Ho Sau. Hong Kong: Wonderful Design and Productions, pp. 36-37)

23

發叔與鴨洲的海邊

《沙頭角的和平飯店：英軍與偷渡者的酒吧》

作者：袁智仁 黃碩政

周潤發主演《和平飯店》，他扮演英雄，保護逃到和平飯店的人，周潤發有這一句經典對白：「**我開這間飯店，不是為了賺錢，是為了給人一條生路。**」

現實很難找到英雄，但榕樹凹村既為英軍開設酒吧，亦保護不少偷渡的同胞來港，尋找新生活。

上世紀末，大量移民大陸來港，尋找新生活，而沙頭角也其中一條熱門偷渡的路線。榕樹凹村是距離邊境最近的村，因而成為他們的落腳熱點。他們橫越海洋、走過重重高山，來到榕樹凹村，仍遭到英軍蘇格蘭軍團的追捕。1976年至1986年，村內有約百位英軍駐軍在此，捉拿偷渡者。而在1974至1980年，因為「**抵壘政策**」只要他們走入市區，就可成為香港人。後改為「**即捕即解**」政策，偷渡客無法再取得香港的身份證。

溫玉香(香香)的酒吧，「**Tolo Drink House**」，位於客家村榕樹凹村內，最受英軍歡迎的聚腳點。這裏裡給予偷渡客的生路，提供食物和電話，但也為捕捉偷渡者的英軍帶來歡樂。偷渡客和英軍貌似對立，他們在Tolo Drink House和榕樹凹卻相遇上。英軍、偷渡者、村民，三個不同身份在同一酒館相遇上。



24

香香在香香屋內講解往事

由英國到英軍酒吧

榕樹凹是沙頭角第五約的一條老村，全村姓溫，歷史可追溯至三百年前。村子曾以稻田與漁獵為生，戰後因移民潮而逐漸荒廢。但在八十年代中期，英軍遷出，開始無人居住，原本日漸寂寥的村莊，因為Tolo Drink House復修，而再次熱鬧起來。軍人、直升機、酒吧、香煎午餐肉……這一切都始於溫玉香的母親開設的一間為英軍而設的酒吧。

香香年輕在村內學習，後來在英國讀書，打工開餐廳，「**未回香港前，在英國開外賣店，最出名是做炸魚，也有咖哩，用新鮮香蕉、蘋果、橙做咖哩醬料，很受歡迎。**」她在英國學到一手的廚藝。



25



26

25

1981年香香屋 Tolo Drink House (照片由香香提供)

26

2023年的香香屋，預計2025年將會完成改建



香香公主的酒吧

大約在1975年，為了防止大陸來的偷渡者，英軍開始在村內駐守。最早只有帳幕，1979年將村內的小學培文學校校舍改建為軍營，填海築路，興建更大的營房，最高峰有百名英軍在此留守，主要是蘇格蘭軍團與啞喀兵。她憶述直升機從粉嶺運來物料，軍人日夜巡邏，橡皮艇泊在岸邊，晚上軍人到吉澳、沙頭角一帶巡邏。

「我阿媽就係嗰陣開咗一間酒吧。」她笑說，那時母親不懂英文，她便教了她幾句簡單的句子，應對英軍。那時她在粉嶺的高爾夫球會上班，特別帶威士忌回來，賣給蘇格蘭兵，以解他們的思鄉之愁。而對軍官，她更有雪茄提供。但店裡最受歡迎的是午餐肉。為幫助母親，香香每逢周六、日都留在酒吧，她都親自下廚。「啞喀兵(廓爾喀)士兵最鍾意我哋煎午餐肉，配啤酒。」

村內的生活簡單，因為Tolo Drink House是村內最漂亮的房屋，位於小山之上，地下一層是酒吧，軍人愛拿着酒望着沙頭角。她也是店內的DJ，播放英文歌，有杜麗莎，Bee Gees，不過得兩隻碟。她笑言有軍人以為杜麗莎是出名的國際歌手，後來才知道她只是香港的歌星。

「他們沒有什麼娛樂，通常只是談天，沒有電視機。士多有一個電話，軍部的人常常打電話過來，他們就會急急忙忙的回到軍營。」

酒吧內有三張枱，唯一的娛樂是和香香玩波子棋，亦有一個人帶來 mastermind。

香香也是當時村內唯一的單身女性，深受軍人歡迎，大家稱呼「香香公主」。Tolo Drink House沒有中文名，軍人為酒吧命名，因為他們愛好這一片的海。

27

村民乘坐英軍的快艇出入沙頭角 (照片來源：榕樹凹Fb專頁)

28

村民與英軍啞喀兵合照 (照片來源：榕樹凹Fb專頁)

29

80年代的村民，身後為英軍兵營。(照片來源：榕樹凹Fb專頁)

小知識

啞喀兵是尼泊爾裔英軍，生活於高山，英勇善戰，受聘於英軍。1948年起駐守香港，負責邊防、救災及建設等任務，1997年香港回歸前撤離，部分退役兵人留港生活。



善良的幫忙

酒吧為英軍帶來歡樂，也為偷渡客送上希望。

她的童年充滿血腥，記憶最深的是60年代期間，有人冒死游水過來香港，他們用車呔或籃球，包住衣物游水過來，有時她還會看見屍體漂浮。

「英軍有直升機坪，有6-7艘橡皮艇，每逢夜晚就會到海邊，會去吉澳有巡視，他們平均都是捉了三至四個非法入境者，放籠裏面，朝頭早就會送去沙頭角。」

偷渡者在國內面對飢餓，冒着生命危險來到香港，只為生活。而不幸被捕，就需回家鄉坐監，捱餓，香香和母親於心不忍。

她眼中，從另一邊岸來的是同胞，不是偷渡客。

他們不少在香港是有親人，他們來到村內，飢寒交迫，香香的母親會提出幫忙，**「母親雖然怕事，但心腸很好。佢會俾水、俾食物，問佢哋有冇親戚電話，第二日就行去沙頭角幫佢哋打電話。」**因為村內的電話訊息不好，為了幫他們，他們走到沙頭角士多代為聯絡親友。香香亦教他們如何去市區，提醒想偷入村屋的人，在那邊會被人抓，往山上走向谷埔會更好。有些偷渡者的下一代，後來會回來尋根，告訴她：**「我爸爸就係喺呢度偷渡過嚟。」**

軍營在1984年撤走後，酒吧選擇結業，村子也荒廢了。村屋無人看守，有偷渡者爬上屋頂，拆瓦入屋找食物，結果令整間房屋倒塌。成就和終結這個地方的，都是這兩批榕樹凹的短暫過客。

30

村民指這曾是短暫囚禁偷渡客的鐵籠

31

昔日英軍的直升機坪

32

現時的兵營，變成廢墟



33

香香的婚禮，有蘇格蘭軍人表演風琴(照片由香香提供)

英軍與村民同樂

與英軍相處融洽，她最難忘的是自己的婚禮。

1982年，她在村中結婚。當時人手不足，村內只有6位老人家居住，她是村內最後一個出嫁的女生，英軍就主動來幫忙。**「有個蘇格蘭人着住裙，吹風笛，幫我們拍照，仲送咗支威士忌俾我哋做賀禮。」**那支威士忌，她一直珍藏至今，從未打開。現在回看，原來那已是村落的最後一場婚禮。

後期村內已經沒有街渡，她會打電話給英軍，問他們什麼時候有船，坐英軍的船會村內和補給士多物資。曾經有印度人，過來賣酒給英軍，但生意不好，最後只剩下她們經營酒吧。



回來的理由

這些年她最掛念的，始終是在村子的歲月。當年婚後，她已是村裡的最後一代人。意識到這點的她，常常會帶着相機，拍下八十年代的榕樹凹面貌。她會拍攝軍營的工程、客家的麒麟、荒廢的老屋……

今天，她的相片仍下80年代的最後風貌。

退休的她，回村參與復興Tolo Drink House工程，重建屋舍，成為「香香屋」，預計2025年底落成，延續鄉村的故事。

她笑說，活化Tolo Drink House，改名做香香屋，要做英國口味的魚蛋和炸魚，讓大家一嚐真正英國的美味。Tolo Drink House見證時代的轉變，見盡榕樹凹的興衰。

她曾經離開，又選擇回來。村落的名字或許已被很多人遺忘，但只要仍有人記得、有人重返、有人記錄，榕樹凹的故事，就總有延續下去的可能。

36

現時香香屋的內部情況，
本年將會復修。

37 38

榕樹凹的風光





《半世紀的工作假期：葉天生》

「很貧窮，為咗賺食，當年冇話苦，發夢都會返番條(谷埔)村。」

七十年前的一個暑期，一次落田經驗，令80多歲，馬尾下村的葉天生與谷埔結下不解之緣。60年後重回舊地，百感交集。

今天，他經營新界屋宇買賣，於英國主理客家人歷史最悠久的崇正會，曾會見前台北市長馬英九。七十年前，1953年，他家中一貧如洗，完成小三後，無法負擔學費，安排他輟學寄養在谷埔大戶人家何家。

當年工作，放牛落田，生活是累，但不是苦，而是甘甜，人生如戲。他大概想不到七十年後，回港發

展，2021年，多年來第一次再踏足谷埔，忍不住再訪何氏大宅，見大宅開門，門外問：「有無人？」當年少爺何瑞庭出來相見，重新相認，他走回住過2樓的角落，跨越一個甲子，還歷歷在目。

百感交雜，現在回想像是假期，他七十年前的工作假期，帶來一段的美好回憶。

「出去學嘢」

葉兩代前，已居於沙頭角馬尾下村，出世後，碰上二戰爆發，不久日軍侵略香港，父親抱着他回惠州，但年紀太小，所以印象不深。他成長於五十年代，當時不少谷埔村民形為「黑暗時代」。

戰後，農村被破壞，不少村民連米飯也不夠吃，要用芋頭、番薯，混合米飯，作為主糧。因為戰亂，他很遲入學讀書，14歲才完成小三的課程。不過，貧困的時代，17、18歲方小學畢業，司空見慣。

「當時冇書讀，又不夠年紀做工。」像今天，他如不少年青人選擇到澳洲、日本，參與工作假期，去農場摘生果、做農夫，既可以賺取伙食食，又有人工，一舉兩得。

70年前的葉也想「出去學嘢」，不過他的工作假期，沒有人工，只有經驗。「家庭貧窮，在大姑介紹，去賺伙食，打工是沒有錢的，只能有飯食」，他學到務農知識，賺到跟何家一家人相處快樂記憶。

39

圖右為葉天生，左為何家主人何瑞庭，他們半世紀後，再於谷埔重遇，細述當日在大宅生活，身後為他們當時的居所——何氏大宅。

39



「打工換食宿」

1953年二月至九月，14歲的葉天生，在何氏大宅開始他的八個月工作假期。

當時大宅的少爺何瑞庭回憶：「父親當年去馬尾下村買豬，認識一位朋友，他說葉家很窮，當年葉家去跟他說暫時寄養。」

何家是谷埔的殷實之家，當年美國親人資助下，建有獨立大宅，在村中廣置田產，更聘請長工協助農務。何瑞庭父親何漢文當時擔任谷埔村村長，亦是啟才學校的校監。他是谷埔唯一從事豬隻買賣的人，不時到不同村莊，收集豬隻，轉售到土瓜灣牛棚，因此他認識不同村落的村民。

「何生一家很好，沒有歧視。」葉放牛時常跟大少爺談天，跟他們一家一起食飯，想念當年無拘無束。



40

1960年的何家大家姐，當年很幫助葉天生。（照片由何瑞庭提供）



41

忙碌的農家

葉仍記得七十年前的細節，農家生活忙碌和豐富。

「開始的時候不習慣，斬柴和收割，跟(何家)大家姐整草堆，清理雜草，挖番薯，紮豆角和菜。」

「出去學嘢」的旅程名符其實，學懂農家智慧，單是整草堆就大有學問。「何生有兩個草堆，草是從山上收集來，用來燒水，一個草堆可以用1年至1.5年，最高可以去到十幾呎。草堆都是乾草，製作草堆，需要有特別的捆綁方法，疊高草，再曬乾，用家會在下面拔草，拔草的方法很巧妙，不會令草堆倒下，拉儲的地方在最下面，不少人都有草堆，就算後來有火水，大家都會用草堆，因為這是免費的能源。」

而種植，就有不同農作物，「去種田，前面有禾田，後邊是乾田，種番薯、粟米、豆角和芋頭。」

大戶人家除了種地，也有捕魚，「半夜有人去捉魚，海邊有一個小棚(罾棚)，有工具和燈網魚，當時有四至五個的小棚去捉魚，只有有錢的人才會有這類型捕魚工具。」



42

41

谷埔村內的柴房，仍有存放柴枝作煮食燃料。

42

葉天生於村內居住的何氏大宅，是村內少數的大戶人家。

除了耕作，農村也有手作，自製器具。

「編竹籃，有熟悉編織的長工負責。竹籃通常是自用，用來做擔挑，運送穀物，大屋後邊有竹林，可以就地取材。從斬竹、曬乾、編織，需要幾個月時間去做，所以長工會留在大屋幾個月。」

八個月的學習，上山下水，葉天生寓工作兼學習，盡得工作假期的真諦。

43 44

村內的漁籠和田雞籠，現收藏於何氏農具古物收藏廳內。

45

打谷用的吹穀機



收割的一天

不少青年人指澳洲摘草莓很辛苦，日曬雨淋，但七十年前的工作假期也不遑多讓，只有工作，沒有假期，工時又長，勝在有飽飯食，充實滿滿。

「每天7:00起床，當時年紀很小。」他笑：「忘記起身，何生的媽媽會打屁股，叫醒我。」

收割的時間最忙碌，連吃飯時間也較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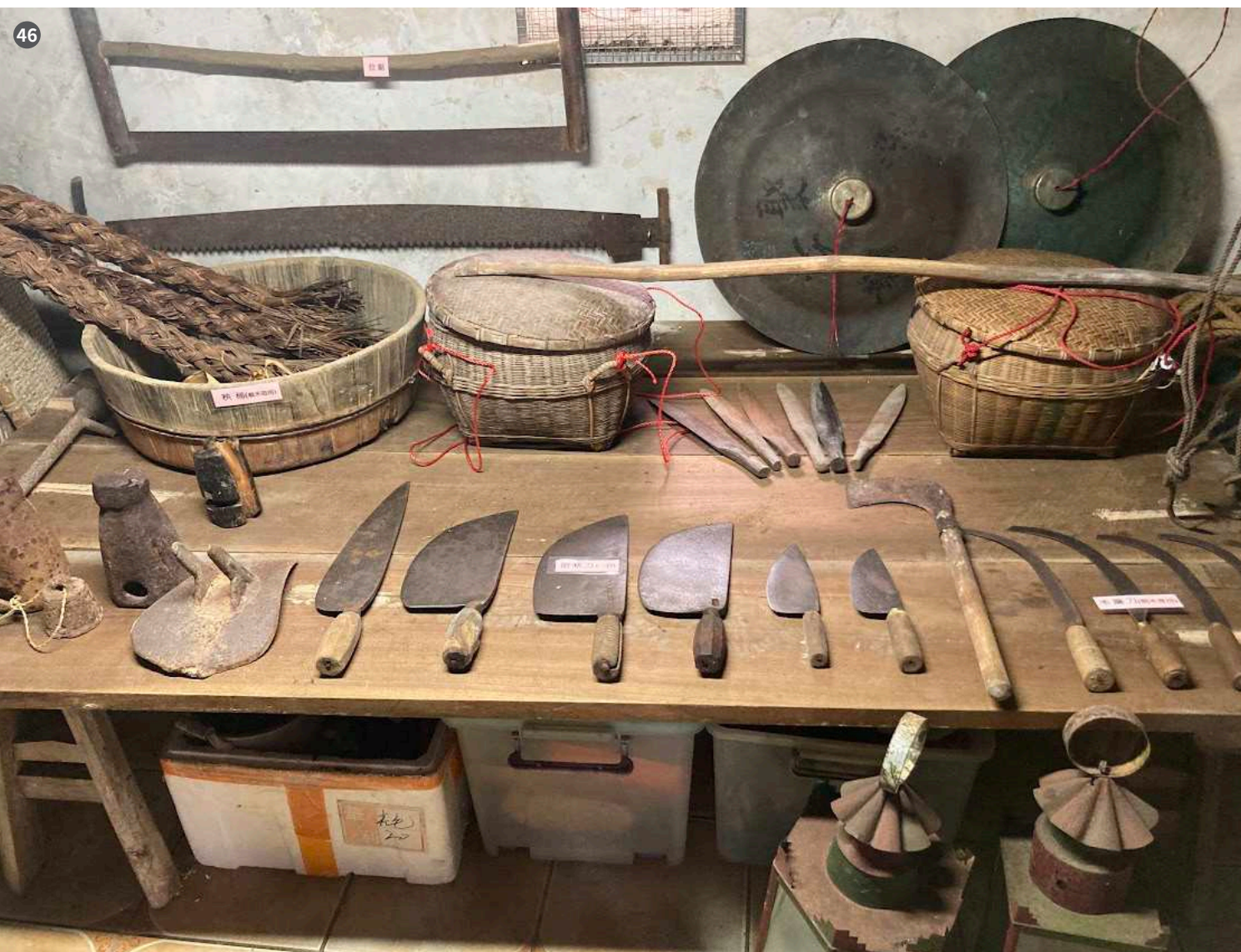
「中午回大宅食飯，如果收割的季節，就不回去食飯，有人會用擔挑，帶過來吃，有飯有餸，有時午餐都有肉吃。」耕作用上不同農具，**「他們抬打谷機到田中間一邊收割，一邊打谷，完成了整個過程，才將打谷機抬回去。」**

客家的大家庭男女各有分工，女生尤其辛苦，葉回憶收割：**「有五至六人一齊收割，何家大家姐和媽媽也一齊收割，少爺仔則很少參與。何生的父親負責買賣牛隻和豬，很少參與農務。」**

不要以為農村生活悠閒，收割時最累人，**「大概下午四至五點完成工作，沒有假期，只有中秋節才有假期。忙碌的時候，會工作到六至七點，工作差不多12小時。」**

工作假期不容易，但也有放鬆之時，葉最愛放牛跟少爺談天和玩耍。**「放牛的工作最輕鬆，早上放牛去食草，在後山一帶，牛隻自行下午會回來，有時牛隻忘記了回來的道路，我們去找牠。因為三、四個人一齊上去放牛，大家會一齊玩，爬樹。」**

辛苦得來，志在食，寄養在何家，為一餐好飯。**「晚上會一齊食飯，一台大概有八個人，包括長工和何生一家大細，吃魚和肉，也吃到飯。」**他指在家鄉馬尾下村，不是常吃到飯，飯需混合番薯或芋頭。



工作假期的記憶

幾個月後他家境改善，父寫信過來，喚他回到家中繼續學業，完成小四至小六課程。他懷念谷埔的農村日子：「馬尾下村比谷埔繁榮，『谷埔靜好多』，谷埔靠打魚和種田，馬尾下村的村民可以到外邊打工，去荃灣的紗廠做工人。」後來他移民英國，至近年才回港。

重訪何氏大宅，重遇何家少爺，身份不同。葉感激何家的照顧，腦海泛起跟着何家大家姐除草一幕，少年的喜悅猶在，昔日農田點滴銘記於心。

46

何氏農具古物收藏廳的農具，中間為宰豬用的整套刀具，於大角咀製造，有百年歷史。

47

當時的村校使用的教科書

試析《創修荔枝窩村直達東和墟大路小序》碑

作者：Jackson / Suzume

相信走過荔枝窩至谷埔的行山客都會留意到分水坳有一塊石碑，見到它就代表上升道路已經結束，接下來就是下降往谷埔。這塊碑不只是一塊石而已，而是有水泥保護，上方更有裝飾紋樣，只是...外型有點像墳墓...(事實上筆者第一次走過真的以為是墳墓而快步走過)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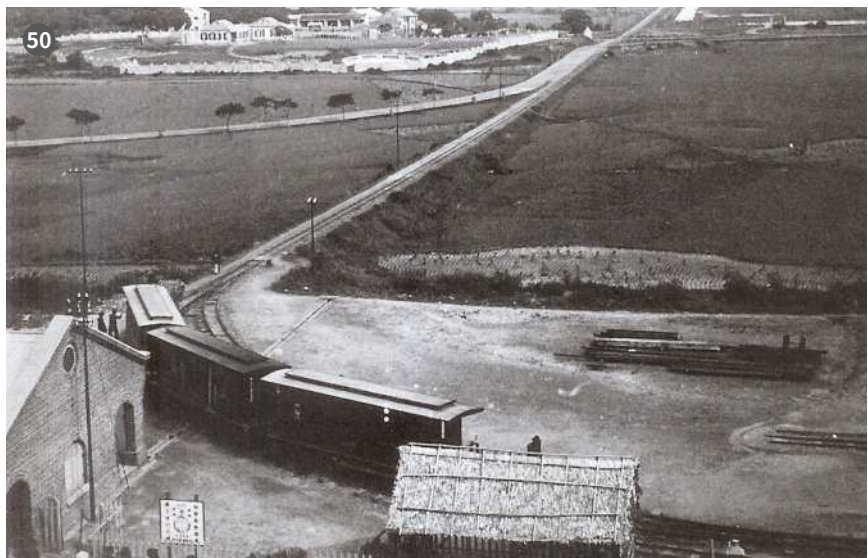
《創修荔枝窩村直達東和墟大路小序》碑

石碑附近的地理及經濟背景

說明碑文前，先去理解附近的地理及經濟背景，會比較容易明白村民們當年修路的原因。

客家人自17世紀開始遷入沙頭角，19世紀前村民會前往深圳、鹽田或大埔(舊墟)投墟。長途跋涉之餘，亦不時受當地氏族的平等待遇(要給入場費，本地氏族買賣東西都有優先權/以低價買走貨品and etc.)。因此大概於1830年代，沙頭角十約成立東和總局並設立東和墟(位處今沙頭角華界內)，不再看別人眼色，要有「客家人經濟圈」¹！

從此，東和墟成為沙頭角的CBD，人流開始流向這個經濟核心。決定性的因素可能是落成了連接粉嶺及沙頭角的火車支線(1912-1928)。雖然成立之初不太受歡迎(全年約4萬人次)，之後乘客數量慢慢上升，1919年達到全盛期的8萬人次²。火車站人流多，自然吸引大量小販(可能就是附近的一些村民)做生意³，而修路的年份(1920年)正好與支線全盛期(1919年)相差無幾。村民頻繁來往東和墟買賣，當舊有道路不敷應用，荔枝窩村民就自然催生出修路的念頭。



49 50

1912-1928 沙頭角火車站
(照片來源：港識多史)

52

1915年沙頭角鐵路路線圖
(照片來源：九廣鐵路公司網站)

51

1912-1928 沙頭角火車 (照片
來源：香港鐵路技術入門)





左圖1956年的航空圖片中，筆者標示了兩條主要道路及附近的主要村莊。紅色道路是連接烏蛟騰及谷埔的古道⁴，除了烏蛟騰及南約洞的村民會使用外，遠至九龍的人亦會先坐船到涌尾(今新娘潭附近)再經此路北上。

綠色則是連接荔枝窩及谷埔的道路，主要由慶春約七村的村民使用。兩路於近谷埔老圍的半山合流(橙線)並直抵谷埔老圍旁邊。行人可以在此選擇走往谷埔碼頭，坐船渡過沙頭角海前往對岸的東和墟；或者可以走陸路經鳳坑、鹿頸、南涌往石涌凹，再前往深圳墟或東和墟。

53

谷埔至荔枝窩的山路

石碑內文

竊以道路崎嶇，桑梓之交通未便，關山修阻，行人之道路維艱。即如荔枝窩村邊一路直達東和，毘連南約，踰山越澗，曲比羊腸，附葛攀藤，窄如鳥道：使不為之修治，則熙來攘往，每嗟蜀道難行。惟是修築之費頗巨，非綿力所能勝任；今幸仗諸公慷慨，肯解善囊，種斯土之福田，無分畛域；俾得化險如夷，坦途共履，載馳周道，平蕩同遵，豈不懿歟！是為序，謹將發起值理及捐題芳名，備列予左

發起人：黃建常、黃建文

值理人：黃建彰、曾世傳、曾世往、曾進昌、黃有倫、曾惠昌民國九年仲冬月吉旦立(即1920年12月)

捐銀 貳百元	黃建文		
捐銀 七拾五元	黃有純		
以上各捐銀 五拾元	黃開東	黃啟光	曾集麟
	曾上倫	曾熾昌	
以上各捐銀 貳拾元	范炳堃	合和鋪	吳維杰
	吳桂祥	永祥號	李榮騰
以上各捐銀 拾元	黃炳南	吳吉祥	
	何次奎	鄭包倫	何昌流
	劉貴光	吳維勳	劉維慶
	劉新橋	朱潤生	曾來記
以上各捐銀 五元	黃啟祥	李大祿	
	卓燕江	李聯芳	鄭裕亨
	黃奕鈞	萬永茂	張鳳
	張佩勳	劉"發"泰	何華安
	何其魁	永豐祥	魏北偉
	黃慶昌	李華輝	羅奕祥
	沈于光	黃慶端	無名氏
	萬三貴	邱紹"發"	黃建彰
	何昌裕	陳"發"章	何大章
	張貴勳	吳維恩	吳維慶
捐銀 四元	張金源		
以上各捐銀 叁元	江國麟	黃永與	何容
	何昌麟	何世宏	鄧樹
以上各捐銀 貳元	羅亞明	陳學章	何稱
	陳傳茂	李魁昌	



54

啟才學校建校木牌，上寫着前人從美國和香港捐贈興建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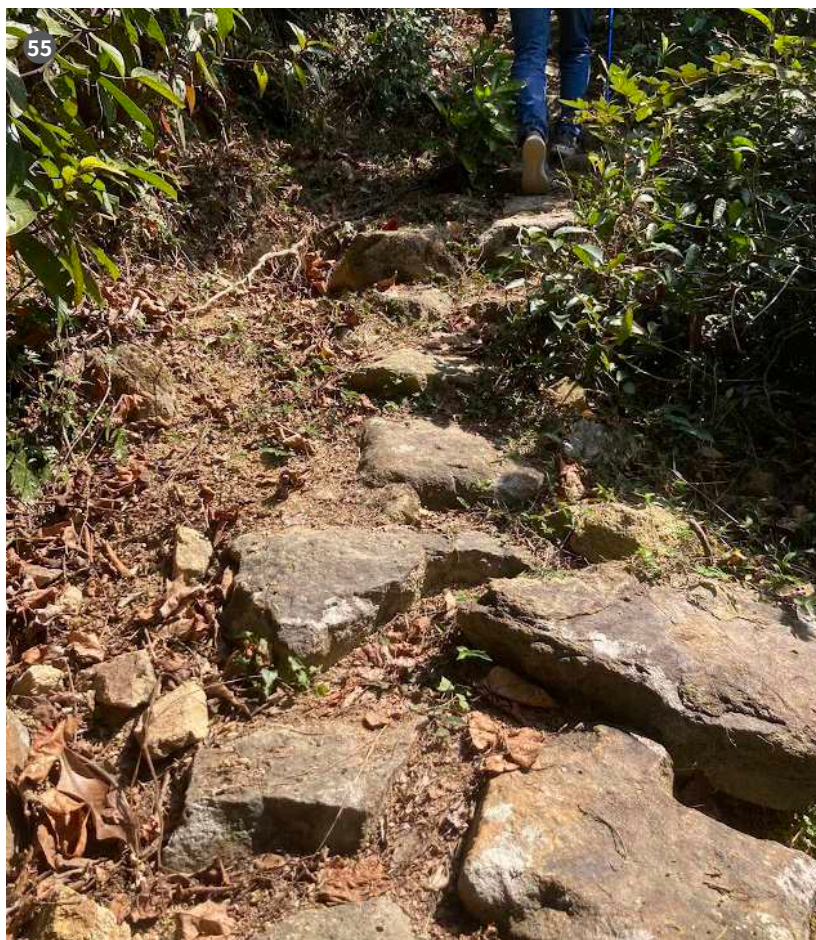
石碑內容分析

(編按：有關數據或石碑內容，學界存不同意見，詳情可見漫大謝漢嵐文章)

修路的因由已於上文交待，接下來會從金額，人名及於沙頭角其他碑文(谷埔啟才學校建校木牌1932年及荔枝窩坑尾壩鋼骨水泥橋碑誌1950年)比對。

先從金額開始：

1. 整個修路工程共花費972元(未知貨幣單位)，共67位捐助者，捐款由二至二百元不等。
2. 26位捐款人捐十元或以上，共795元(82%總費用)。其中捐款最多的7位(4位姓黃，3位姓曾)已經捐525元(54%)，可以說是主要贊助人。
3. 其餘41位捐贈人捐十元以下，共177元。雖金額較少，不過都把他們的名字刻上，可見村民對捐款者的重視。



55



56

55

谷埔與阿媽笏之間的古道，由大石砌成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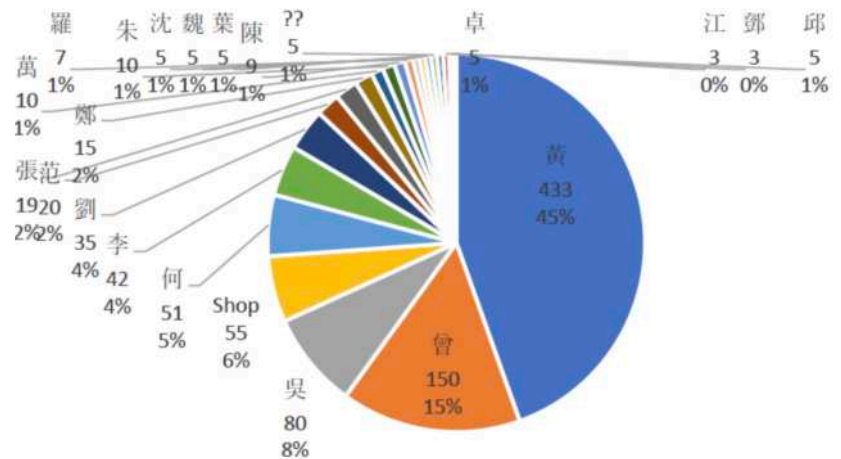
谷埔三肚，吳氏聚居之所，現已荒廢

4. 捐款最多的氏族(高至低)：

黃氏> 曾氏> 吳氏> 商舖> 何氏

當然，同一姓氏不代表來自同一村落，因此筆者比對了1905年的集體官契的名字後(同一名稱/同一字輩)：黃氏及曾氏主要來自慶春約，吳氏來自谷埔三肚，何氏則有部分是來自谷埔/對岸的鹽田⁵。

5. 有4間店舖的名稱出現，分別是合和鋪，永祥號，曾來記及永豐祥(於上表以綠色表示)。筆者嘗試比對其他石碑及谷埔的三間店舖後，只能在1896年山咀協天宮的重修碑上找到「永祥號」，可能是東和墟的一間商舖(亦有可能只是同名⁶)。



人名方面，主要發現有四：

1. 發起人及值理人：黃建常⁷，曾世傳，曾世往分別是：荔枝窩、小灘、牛屎湖。1899年的初代村代表(上表以黃色標示)。黃建文及黃建彰亦可以肯定是荔枝窩的相關人士(同一字輩)。黃有倫亦是鎖羅盤村民(時任村長祖上)，可見慶春約發起並主導這次修路公共工程。這批人士至少從1899年開始，直至1920年修路仍然是鄉約的主事人；

7 SUB-DISTRICT.				HING CH'UN 慶春			
Villages.				Names of Committee.			
Lai Chi Wo	...	...	...	Tsang Shai-ch'ün	...	...	曾世傳
Siu T'an	...	...	...	Tsang Shai-wong	...	...	曾世往
Ngau Shui Ū	...	...	...	Wong Kin-sheung	...	...	黃建常
Sám A Wai	...	...	...	Tsang Loi-ts'ing	...	...	曾來清
				Tsang Sheung-lun	...	...	曾上倫
So Lo P'un	...	...	...				
Fan Shui Au	...	...	...	Wong Yau-sau	...	...	黃有秀
Mui Tsz-lam	...	...	...	Tsang Ut-fát	...	...	曾悅發
Hop Tong	...	...	...				
Mo Tó Háng	...	...	...	Fán Shung-shing	...	...	范崇勝

2. 村代表中只有曾上倫有捐錢(50圓)，其餘三位均是位列發起人及值理但沒有捐款(或者以其他家族成員名義捐款，令其可以碑上留名)。這可能暗示了，就算是村中有錢人士，也不代表必然能夠成為村代表⁸；

3. 除慶春約及谷埔村民外，亦有其他鄉村的人捐款，筆者能夠推測出的有萬三貴(坪輦)、黃毓霖(鹿頸)、葉定英(蓮麻坑)及羅奕祥(南涌)。他們都來自沙頭角十約的其他約份⁹。

4. 雖然道路接通荔枝窩及谷埔，谷埔最大的氏族宋氏卻沒有出現於石碑上，反而三肚村的吳氏則大力出資支持，理由有待進一步調查。在1932年的谷埔啟才學校創建木牌上，宋氏為主要出資人，吳氏雖然有捐款，可是比例上較少¹⁰。

與荔枝窩的其他石碑比較

荔枝窩附近的山路上有另一塊1950年的石碑 - 荔枝窩坑尾壩鋼骨水泥橋碑誌。雖然二戰完結不久，村民們仍然有金有心地捐了約5000圓(貨幣不明)修建水泥橋¹¹。與上次1920年的主事人相比，今次的董事們全部為曾氏。而曾氏捐獻了約3000圓，相反黃氏不但沒有位列董事，捐款亦只有300圓，可能反映了黃氏於1920-1950年間，慢慢淡出慶春約的公共事業(可能因1920年建成上水松柏塋大屋後慢慢遷出荔枝窩有關)，唯此推論需要進一步證據才可證實。

57

荔枝窩坑尾壩鋼骨水泥橋碑 (照片來源：Parks and Trails)



1Patrick Hase <Eastern Peace: Sha Tau Kok Market in 1925> (P.150)

2沙頭角支線人數<https://zh.m.wikipedia.org/zh-hk/%E6%B2%99%E9%A0%AD%E8%A7%92%E6%94%AF%E7%B7%9A>

3Patrick Hase <Eastern Peace: Sha Tau Kok Market in 1925> (P.175)

4烏谷古道，1869年由南約洞(烏蛟騰及附近村落)的李姓村民集資建成，現已荒廢，變成密林。修建年份可見：<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culture/article/3536982/%E8%B3%87%E6%B7%B1%E5%B1%B1%E9%87%8E%E6%8E%A2%E7%B4%A2%E8%80%85%E9%83%AD%E5%BF%97%E6%A8%99+%E8%8A%B1%E5%8D%8A%E7%94%9F%E8%AE%93%E9%9A%B1%E4%B8%96%E5%8F%A4%E9%81%93%E9%87%8D%E8%A6%8B%E5%A4%A9%E6%97%A5>

5谷埔集體官契(DD54)中，來自鹽田的「何其慶」持有大量谷埔圍海造田得來的土地。與碑中的何其魁可能來自同一宗族。吳氏大致可分為兩個字輩，分別是吳維X及吳X祥，其中祥字輩大量出現於集體官契內，維字輩則出現於啟才學校創校木牌上。
6香港碑銘彙編 第一冊P.280載有1896年捐款重修山咀協天宮的東和墟鋪號。隨後的東和墟鋪號亦可參照Patrick Hase《Eastern Peace: Sha Tau Kok Market in 1925》Appendix 2。
谷埔村曾經有三間雜貨店位於谷埔碼頭附近，分別是公安，合興及發記(谷報第一期)。其中李公安店是由烏蛟騰村民李根佳於1914年購入相關地段(refer HKRS58-1-70-3, LAND AT KUK PO, NORTHERN DISTRICT, N.T., DEMARCATION DISTRICT 65, LOTS 155, 156, & 157 - APPLICATION BY LI KONG ON (SHOP) TRUSTEE, [name] OF KUK PO - FOR BUILDING PURPOSES)

7黃建常為荔枝窩村富戶，其兩位弟弟黃建文及黃建霖遠赴巴拿馬工作，賺得金錢後匯款回鄉給二兄建常。隨後於上水松柏塋興建大屋給族人居住，其時從惠州聘請50名技工來港施工，直至1920年才完成。黃建常及黃建文亦是「新界農工商業研商業研究總會」(即鄉議局前身)的創始成員，熱心地方公益活動，包括於1927年捐款建立荔枝窩小瀛學校、1926年建立大埔崇德學校(現為大埔黃建常紀念中學)、廣華醫院創院總理(黃建常)、創立客家組織崇正總會(黃建文)等等。

https://www.hkcd.com/content/2020-03/16/content_1183477.html

<https://hk.epochtimes.com/news/2023-06-30/170830>

8以谷埔及風坑的集體官契(DD54+65 & DD50)為例，谷埔1899年村代表宋春光、李春團、宋飛騰、鄭鑑明及楊清輝中，均未持有任何土地業權。風坑村代表張謙光以祖堂司理身份持有兩塊地。如果以土地持有量作為財富衡量標準，則顯示並不需要富有才可以當上村代表。

9

萬三貴	坪壙同一字輩：萬其貴 (PH Hase – Customary Land Deeds P.390)
黃鏡霖	鹿頸同一字輩：黃鏡其(DD44 LOT37 黃鏡龍祖司理)
葉定英	蓮麻坑同一字輩：葉定欽(革命黨人)，葉定全(巴拿馬華僑，二戰時協助英軍逃亡)
羅奕祥	南涌同一字輩：羅奕輝(巴拿馬華僑，羅氏大屋屋主)

10創校木牌可參閱谷報第一期，創校共花費5811元，其中宋氏捐3972圓，而吳氏捐56圓。

11荔枝窩水泥橋石碑 <https://www.hkinscriptions.com/north001>
據1947年出版的“復員的香港”一書，當年一部電單車的公價為1800圓，貨車則承惠6000圓。

村越

Villages Get Together
Kai Choi Lab

啟才學堂

2025-6-21
10:15 am

更多資訊
more info



谷埔村
碼頭第一間屋

主辦機構
Organized by

**POLYU
DES'GN**

資助單位
Funded by



鄉郊保育資助計劃

鄉郊保育辦公室
Countrywide
Conservation
Office



32年後重聚
資源開發與文物課

向村民介紹如何申請資助，
有哪些基金可復興鄉村。
我們邀請審批和管理基金的專業人士，
曾參與多項古蹟復修的建築師分享，
亦講解古蹟和文物的基本認識。



【啟才學堂2025】第一課：學搵資源

啟才學堂2025正式啟動！首課「資源開發與文物課」於近日圓滿舉行，吸引16位熱情村民和公眾人士參與，共同探索鄉村復興的無限可能！

課堂上，大家深入了解資源開發的專業知識，由資深建築師及基金管理專家分享如何申請資助、各大小資助的難度和優點異同。透過以何氏農具博物館及楊氏大宅活化為案例，參加者分組熱烈討論，激盪出創意火花，並在課堂尾聲，村民再來一次presentation，重溫昔日啟才學校的日子，展現對鄉村未來的獨特構想！

理大團隊亦正式公佈「谷埔村鄉村活化資助計劃」！這項計劃鼓勵村民將所學知識付諸實踐，提交計劃書，闡述目標、內容及預算，即有機會獲得資助，並配備學生助手及義工支持。

啟才學堂延續谷埔村啟才學校60載育才精神，結合鄉村智慧與專業知識，讓每一位參與者成為復興鄉村的火種。無論是文物保育、特產推廣，還是藝術文化，啟才學堂都為你提供學習與實踐的舞台！





【啟才學堂2025介紹】

揉合鄉村智慧，專業知識，發揮啟才精神。

谷埔的村校，啟才學校作育英才60載，於1993年結束，畢業生遍佈世界，包括：英、加、美國等地。學校雖不在，但處處仍有啟才。

理大團隊延續啟才的學習精神，將鄉村的智慧，融入專業的知識。我們於四月與近20位村民進行工作坊，收集他們對復興鄉村的建議。我們歸納下，設計不同的課節，包括：文物與資源開發、特產與美食及藝術文化，邀請專業人士，向谷埔、榕樹凹等的村民和有興趣人士講解。

除了學習，我們亦結合實際的項目，讓參與者也動手自力復興村落，有關的成果將於下年的活動發佈。



【谷埔參與式工作坊】

對外交通，一直都是谷埔村民的頭等大事。

自上年六月，我們協助村民籌辦周六和日的村民街渡。經過近一年的實踐，街渡不單財政上可行，而平均入座率不俗，尤其入秋時節，亦鼓勵村民重回村莊。

4月26日，我們跟十八位谷埔村民回村開會，討論街渡日後安排，並研究村內的未來發展，找出共識，用投票，訂下村內的發展優先次序(見下圖)。

會議中，首先，我們將營運十個月的每周街渡，交給村民管理。再分組討論谷埔的優勢和問題，村民踴躍發言，村民代表再向大家報告討論成果。

說起村的優勢，錢哥說：「人人都是廚師！」村民不少移居英國經營餐館，都煮得一手好菜，他們懂得秘製的英國咖喱，配合魚蛋，煮成客家與英國的混合菜式。谷埔也離不開美景：美麗的海岸堤壩、漂亮的瀑布和古道，都是獨一無二的鄉村景色。

鄉村遇上不少問題，例如人手不足去清理樹木河道；而對於外來藝術家和年輕人，大家則表示歡迎。缺乏資源，村民希望了解來自政府和不同地方的資助，來復興鄉村。

報告後，村民用貼紙投票，選擇關心的事項與重要的問題，變成具體計劃的次序。

藉著參與，大家動腦筋，給意見，想辦法。下一步一起動手，辦活動活化家園和鄉村。多謝村民參與，就着意見，我們再開始啟才學堂等項目，落實大家的願景。村莊投票結果：

村內的主要問題：

排名	問題	票數
1	對外交通(道路、單車徑)	13
2	人力不足	7
3	資金和資源不足	5
4	缺乏旅遊規劃	3
5	鄉村缺乏品牌	1
5	種植難度大	1

村莊優勢：

排名	優勢	票數
1	美麗的環境	13
2	易於進入	5
3	良好的村民關係	5
4	許多廚藝高手，多樣化美食	3





宋關仁作品

村民宋關仁先生早前離世，團隊在此刊登他的作品以作懷念並感謝他的付出。

宋關仁多年旅居英國，他晚年撰寫不少谷埔和沙頭角的文章，對花草鳥木等自然生態猶有研究。他人在海外，但心懷故鄉，筆耕不輟。他寫下重要文章《谷埔啟才學校簡介》，以第一身角度記下啟才過去的歷史，對谷埔的村史有深遠的影響。



愛鄉隱漢

愛鄉隱漢戀家園，獨守江山年復年；
全村皆是他天地，與世無爭樂花園。
不畏海闊山路遠，不怕地僻沒人煙；
獨處一隅居間逸，反璞歸真緊護根。
兼職出城執教鞭，靠踩單車城鄉連；
夜夜摸黑不怕鬼，人鬼包容共地天。
不怕寂寞不怕單，怡然自得樂天天；
遠離凡塵靜心悅，羨煞城裡外來賓。
走訪此君土著民，暗巷空臺起炊煙；
土爐以柴作燃料，陣陣香氣釜中升。
君迎招呼我來臨，荷鋤帶我走園林；
講出愛鄉心中話，送我香蕉表鄉情。

田心散戶

田心豪宅甲四方，業主宋何吳李楊；
主人四散不露面，颱風潮漲淹田莊。
尖光峒下好風光，人傑地靈出良將；
大宅風格各特色，座落田心各一方。
聯群野牛逐園蕩，草木扶疏長滿崗；
可憐大宅無人住，大好家業糟踢荒。
不愛江山愛西洋，後代心白皮膚黃；
長輩多已歸仙去，負了初心不還鄉。



村鳥瀕危

鳥兒飛盡生態傷，皆因環保亂無章；
封人田園育大樹，圍地養鳥大清場。
荊棘樹藤纏園莊，鳥雀失去覓食場；
不聞喜鵲來報訊，燕子盡飛去他鄉。
餓死百勞絕了種，矮林不聞公鵲唱；
各寨麻雀斷五穀，無人依附慢性亡。
盲婆雞移居遠方，不聞啼聲應山莊；
串織仔消聲匿跡，斑鳩無處覓食亡。
荊棘叢生樹封山，不聞鷓鴣啼山崗；
胡鵲痛失沼澤窩，叫破腸子死收場。
田園沒有稻粟糧，黃鶴遠飛去南洋；
鳶婆不來無雞抓，幾隻白鶴仰天望。
鬚髻娘娘白頭婆，淺林飛揚花底唱；
田園盡被大樹吞，天堂糧倉斷草糧。
氹洞消失彭皮婆，沒有一尾白公望；
蝦仔湖鰱無蹤影，赤眼烹噏鯽魚喪。

不見飛蛾沒螳螂，昆蟲斷鏈蚱蜢亡；
啄食小蟲無處覓，只有水剪車三兩。
屎缸鵲孤單哭喪，飛來飛去沒蟲啄；
穿梳溪澗只見水，失去澗灘歇腳場。
魚味纖觀翠雙亡，皆因棲息沒土方；
斜坡泥壁荊棘封，打洞築巢沒地藏。
噪鵲悲啼震山崗，人間其聲咒罵娘；
喔呵喔呵聲聲淒，活躍深林唱哭喪。
烏鴉缺食號淒涼，生存環境變了樣；
三五聚首破屋頂，風吹雨打屋簷藏。
傳統村鳥瀕危亡，剩下了哥樂飛翔；
暗巷殘舍作殿宇，聯群築巢破屋樑。
夏天谷埔樂天堂，森林荒園自稱王；
野牛肚皮啄蚤子，站立牛背對牛唱。
冬天過海避嚴寒，吱吱喳喳鬧廣場；
高樓窗簷棲身匿，到處招搖換地方。

VILLAGER TO EDITOR
村民投稿



版權所有 © 2025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如需使用書中文字、照片及插畫，請與本團隊洽商。所有文字、照片及插畫未獲授權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轉載或轉售。任何查詢，請以電郵 gatherinkukpo.polyu@gmail.com 聯繫我們團隊。

Copyright © 2025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chool of Design. To use the articles, photos and illustrations, please kindly contact our team. No articles, photos and illustration may be reproduced, transmitted or resell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r enquiry, please contact our team at email gatherinkukpo.polyu@gmail.com

在此刊物上／活動內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並不一定反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觀點。

Any opinions, findings, conclusions or recommendations expressed in this material/ event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主辦及出版者：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

地址：香港九龍紅磡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創新樓

Organizer and Publisher: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chool of Design

Address: Jockey Club Innovation Tower (Block V),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ng Hom, Kowloon Hong Kong

這場探索，使鄉村不再只是提供食物的地方，

而成為可以培養品味、鍛鍊身體、深化人際關係、實踐生活理念的舞台。

一條船，陪着他近六十年，穿梭沙頭角海，印洲塘的大小村落，荔枝窩、谷埔、鴨洲……

見盡村落興衰，經歷黑白紅事。

村落的名字或許已被很多人遺忘，但只要仍有人記得，有人重返、

有人記錄，榕樹凹的故事，就總有延續下去的可能。

當年工作，放牛落田，生活是累，但不是苦，而是甘甜，人生如戲。

竊以道路崎嶇，桑梓之交通未便，關山修阻，行人之道路維艱。

今幸仗諸公慷慨，肯解善囊，種斯土之福田，無分畛域：

俾得化險如夷，坦途共履，載馳周道，平蕩同遵，豈不懿歟！



《村越——文化連繫鄉村、城市、地域》

項目負責人
陳翔

項目統籌
符士汶

歷史研究 | 作者
袁智仁

項目助理
葉穎珊

攝影
陳翔 吳文斌

設計
符士汶 蕭海妍

插畫家
曾孝慈

其他作者
楊文全 黃碩政